

出发时，良城对妻子说：“菜烧软和，帮忙的人多，大都还没好利索。”妻子捏着围裙回应：“晓得。”随后又接了一句，“坑要挖宽几寸。”

到了地头，良城在两块土包之间下了锄头。上层的土是虚的泡的，越往下越板结实在。挖一下，锄把震一下，震得人心疼。

不用你交代，要宽几寸，还得深一尺。良城心里说。平时两天挖坑一天砌墙，这次得挖两天半。徒弟要求帮忙，良城拒绝了。

很快额头起了汗，良城剥甩了衣服。他不停地挖，锄把一下一下震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飘出雨丝，让冬天的干冷有了湿意。湿冷的水落在良城赤裸的背上，漾出一层白雾。来不及蒸腾的，汇聚成细细的疼痛的水流。

“哥哥。”良城抬头，是身材魁梧的弟弟良市。

“我来给你送雨衣。”

“你不是送药去了吗？”

疫情肆虐，人人自危。作为乡村诊所大夫的良市，身着防护服穿梭在巷巷道道里。他给志愿者说，你们有家有室，都回去。他一再向上级领导表态，这个村的防护我能顾过来，实在不行再打电话求助。防控放开后，猛烈的感染使人发烧咳嗽，一片一片躺倒。他又向上级保证，我给大家送药，免得交叉感染。有我在，百不咋的！

良市戴着双层口罩，把布洛



挖墓匠

□吕志军

芬、氨咖黄敏、感冒灵送到需要的人家门口。先是几片几袋，后来一片一袋，再后来半片半袋。

两天后，没有药了，体温计都不剩一支。

尽管看惯了伤病，乡亲成片倒下的景象还是让他心悸。良市不停向外打电话找药，得到的答复是，会有的，但现在没有。打着打着，良市发现自己嗓子哑了，眼前黑了。

他摇晃着身体抓到药盒子，空的。

汉辰烧到39.5度，吃了两遍药，烧依旧退了不；山娃的嗓子刀片一样割着疼，咳嗽得房梁晃荡；刘奶奶浑身疼，翻不了身；青森抡拳咚咚砸头呢……良市给哥哥叙说。

“感染了的人听见你嗒嗒的脚步，呻吟就停下了。我和你嫂子也是凭你给的那几颗复方什么来着挺过来的。”

“复方氨酚烷胺胶囊。”良市说，“里面的对乙酰氨基酚可以退烧，其他成分能减轻鼻塞、打喷嚏、流鼻涕。”

“你要是到县医院就业，就不用在这里受这些罪了，可是你罩着说农村更需要医生。这倒好，一晃四十五了，钱没攒下，房贷盖起，还没娶着媳妇。”

良城埋怨弟弟。

“惯了，头疼脑热，花点小钱治好了，乡亲们不用跑大医院，可不就好好着嘛。就像你，给人箍墓，让人在另一个世界安好稳妥。”良市笑笑，转身走了，脚步嗒嗒地，土一样厚实。

良市送完雨衣肯定回诊所了。他医学院毕业后就栖身在村诊所，前面是诊室，后面是药柜。药柜里整齐摆放着各种药品和一些简单器具，诊桌上那只诊箱四角发白，时刻准备上肩。

药柜和半截帘子隔出来的是卧室，拉开帘子，床铺上的被子总是皱巴巴，仿佛人是随时要从被窝跳出来。的确也是。

平时，良市不是候在诊所，就是背着诊箱匆匆走在瞧病的路上。

良城想起，一次患急性痢疾，拉肚拉得站不住脚。急着送县医院，半天等不来车，弟弟背起他就走。病好后良城握着弟弟的手问：“我当时趴你背上，感觉你浑身发抖，是不是累病了？”

良市腭腆地说：“打针时不抖，针一拔就抖；把脉时不抖，背病人就抖，这是个毛病。”

那时良城下定了决心要给弟弟说一门亲，好在他发抖的时

候能有人稳神，送完病人回家有口热饭。

良城发动亲戚朋友，四处打探。但人家一听没房没存款，打了退堂鼓。今年终于有个离过婚的女子愿意见面，日子就定在元旦假期。

“39岁，带着个儿子，人也实在。人家说，只要人品好，不怕家穷，很有希望呢。”良城对弟弟说。

“人家不愿意，我也不怨人家。”良市说。良城看着弟弟羞红的脸膛，知道弟弟心里再次生出了企望，仿佛看见了家的温暖。

兄弟俩心底里都盼着元旦。快去吧，一元复始，皆为序章。疫情过去，春天就要绿起来了。

雨没有停歇的意思，水雾牵拉在良城眉骨上，盖住他汗涔涔的颈和背。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水，像是摸在良市湿漉漉的胸膛上。疫情严重，良市的电话没人接。这个所有乡亲熟知的电话，只要需要，向来一拨就响。

良城拖着疼痛还未消尽的身体赶往诊所，摸到了弟弟渐凉渐冰的胸膛。

现在，良城挡住了所有人的劝慰，他要一个人完成这个墓坑，挖土，出土，修正四角，平整地面，砌起墓墙。如果可以，他还要一个人把弟弟背进来。

弟弟身材高大，这个坑要挖得更大更深。

他们一母同胞。他不知道背着弟弟，自己会不会浑身发抖。

坑边电话铃声响起，箍墓匠良城按了接听，低声问：“是谁？”

电话那头欢快地回问：“是良市吗？今天不是元旦吗？”

不知怎的，父亲突然像个小孩子，学做儿童玩具，学唱儿歌，还学做五颜六色的小花朵。退休赋闲在家的老父亲，一下子童心大增，家人一个个颇感意外，越来越捉摸不透了。

父亲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，在家里只闲了一天，母亲就劝父亲去县老年大学进修老年摄影或绘画。可不管怎么劝，父亲仍不吭声，只在客厅踱来踱去，偶尔朝窗外瞥一眼。第二天，父亲就专注地跟着电脑视频学唱童谣了。父亲学得挺卖力，嗓门一高一低，嗓音里充满了童声，真像幼儿园的一名幼童。没过几天，父亲就学会《数鸭子》《小蜜蜂》《小小少年》《种太阳》等儿歌。父亲时而站在阳台昂头轻唱，时而走向客厅，面对一幅半面墙高的骏马图放声高歌，逗得家人哈哈大笑。笑过之后，老妈伸手摸了一下父亲的额头，瞧着父亲说：“好奇怪，怎么突然返老还童了？”

晴朗的一天，红嘴雀“啾啾”地在窗外叫个不停，退休在家的父亲坐在窗前，开始制作儿童玩具。父亲在制作木头机器人，木板、木条、雪花片、瓶盖、电池、小马达、小轮子、胶水都是事先准备好的。父亲用木板、木条和木棍做出机器人轮廓后，又随手拿了雪花片粘贴在木板下面，再用小轮子当作机器人的眼睛，瓶盖当作鞋子，分别粘贴上去，安装上电池和小马达后，一个可爱的机器人小玩具就基本制作好了。接下来，父亲细把量、精加工，一次又一次反复打磨、试验，好看又好玩的机器人玩具终于制作完成了。父亲朝窗外瞧了一眼，会心一笑，又开始制作另一个儿童玩具。一连好些天，闲不住的父亲都在手工制作这类玩具，软糖尺子、淘气皮小鸭、迷你小电动车、巧方块等，一个儿童玩具经过父亲的巧手，也相继制作完成。这些玩具样式各异，种类丰富，上了岁数的父亲以前从没见过，更不会亲手去玩，制作和操作都是父亲通过网络教程一点点学会的。父亲将它们一一放进玻璃橱柜，揩一把汗水，顾不上缓解一下疲劳，一颗童心又开始在下一个儿童世界里行走了。

突然有一天，父亲的书橱中新添了许多图书，这些新增的书籍，一本也没有与老人相关的，尽是些童书。《从小懂礼貌》《自己的事情自己做》《思维游戏》《启蒙教育》，父亲从书橱里拿出来，一本本认真阅读和背诵。父亲年纪大了，记忆力不好，他戴着老花镜，趴在书桌上像小学生



父亲成了「孩子王」

□董国宾

一样，一遍遍翻阅和记录。那天，父亲又买来有声识字卡，煞有介事地坐在小板凳上，一个字一个字跟着大声朗读。大哥听到后，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，走到父亲身边，噓声噓气地开玩笑说：“到底咋啦，要不明天送你去幼儿园？”

父亲岁数越来越大，却好像变成了一个幼童，满脑子都是童声和童趣。后来的某一天，家人突然知晓了父亲的心思和真相。原来，父亲融进了儿童世界后，天天去一个离我家不远的小区。父亲竟在这个小区的一户人家当起了孩子王，天天哄着一些3至5岁的幼儿欢快玩耍，还教给他们应有的启蒙知识。这户人家家境不好，夫妻双方都是残疾人，虽能自理，可日子过得十分窘迫，除低保补贴之外，收入甚微。男主人因受腿伤卧病在床，一个4岁的幼童无人照看。这个时候，父亲走进了这个家庭，承担起照顾小孩子的的工作，但仍不能解决其日趋下滑的经济状况，于是父亲尽自己所能，除给予一定生活支援外，还想了一个妥善的办法，另外招收了数名同小区的孩童，在这家的小院里办起了家庭式托管，被照顾的孩童家长会适当给一些费用，父亲将收到的钱全都拿来补贴这户残疾人的家庭生活。这下可好，父亲扎堆在孩子们当中，与他们同唱儿歌，同做游戏，还给他们讲幼儿故事，满院子的欢乐与童声，这对夫妻更是对父亲感激不尽。

父亲退休了，却走进了童心世界，父亲将此当成第二事业，家人也纷纷伸出手来，给予更多的支持与关注。

远方的灯光

□杨兴文

在月明星稀的夜晚，我们怀着好奇心登上高山极目远眺，看着远方的灯光设想未来。

看见城里异常明亮的灯光，我突然高瞻远瞩地设想：“如果什么时候我们村子也通电，那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事情！用木柴烧火做饭灰尘较多，若是以后能够用电做饭炒菜，将会多么方便干净！”

在我侃侃而谈的时候，二哥在身边认真地听。

出乎我意料的事情是，在我的话音刚落时，就遭到二哥冷嘲热讽：“我觉得你的想法特别奢侈，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我是纯粹不敢想象的，你的那些天真想法，可能永远不会变成现实。”

突然遭受到二哥的讽刺打击，我鼓起勇气和他争辩：“我的梦想迟早会实现！”

我们站在很高的山坡上，凉风从远处嗖嗖地刮来，吹得身上冷冰冰的。

二哥不仅没有赞同我的观点，反而继续反对我的想法：“我想请你不要做梦！”

“在山上怎么做梦？”我竭尽全力和二哥争执，“我实话告诉你，我并不是做梦，而是大胆设想，我们村子肯定会通电，可以用电做饭炒菜。”

在我的竭力辩论下，二哥更加生气，和我争论不休：“不用说你将来要用电煮饭炒菜，就是你读书考取北京大学，以后有本事当大官，我也还是继续做平民百姓，肯定永远不会巴结你！”

从家里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几个人高高兴兴的，二哥几句残酷无情的嘲讽，让大家心里格外压抑，下山的时候不约而同地沉默不语。

“梦想是指南针，在开始行动前，首先要有设想。”慢慢腾腾回到家里，我在心中暗暗发誓，“我一定努力学习，以后前往远方的城市读书，好好感受十分明亮的灯光！”

读小学的时候，我们村子没有通电，夜间看书或者做作业，照明需要点燃明子（指松明）。

在呼呼地迅速燃烧时，明子会不停地掉松油，必须注意安全，假若稍微疏忽，松油落到手上，便会把手烫伤，需要拿药品来敷，否则会疼痛难忍，很快就会起血泡。

除了用明子之外，我家还会点煤油灯，只是煤油凭票供应，我家的煤油不够用，需要用明子弥补。

读中学的时候，我们学校已经通电，我终于当面看见了灯光，可惜令人失望的是，电力很弱，光线较差。

在微弱光线下看书，眼睛过分难受，以致眼花缭乱。

读书是辛苦的事情，在学习中遇到困难时，去远方看灯光的梦想，给我战胜困难的勇气。

在我的心灵深处，随时有灯光闪烁。

“刀不磨要生锈，人不学要落后。书山有路勤为径，学海无涯苦作舟。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自

身。熟能生巧，业精于勤。”在翻阅《古今贤文·劝学篇》时，看见唐代文学家韩愈的劝告，我立刻重燃奋斗到底的劲头，发誓要刻苦学习，让成绩名列前茅。

经过几年聚精会神的学习，我凭借优异成绩如愿以偿地考取大学，随即在喜悦中前往北京读书，到达首都看见电力充足、光线明亮的灯光，心里忍不住兴奋！

大学毕业后我进入杂志社工作，我抽时间写出家乡没有通电的详细情况，装入信封寄到家乡的县政府。

看见我写的材料，县政府高度重视，通知乡政府进行核实。

前往我们村子细致了解后，调查人员确认我反映的情况属实，乡政府开始着手通电事宜。

逢一个单位放假的日子，我从省城回到了家乡，我们村子已经通电，煮饭炒菜的时候，不少人家都是用电，多年前我的大胆设想，终于变成现实！

我们村子通电后，过去每天用的明子，煤油灯很快退出历史舞台，取而代之的是闪闪发光的电灯。

从明子到煤油灯，再到电灯，经历了20多个春秋。

一天夜里，我重回故地，抬眼再向城市里望去，陡然觉得城里的灯光不像年少时那样遥远了。没有比脚更长的路，没有比人更高的山，只要不停地前进，就会到达目的地，倘若持续攀登，总会登上最高峰。

石舂声声麻糍香

□项伟



一对对板板正正、色泽如玉的麻糍块就此加工完成了。此时，我们这些小孩子们早已按捺不住，盯着热气腾腾的麻糍，吞着口水，几欲“夺食”。大人们自然是看在眼里，于是趁着加工的间隙，顺手做一份麻糍小吃给孩子们解解馋，顺便也犒劳一下自己。拿出一对还温热的麻糍来，抓一把事先准备好的红糖芝麻馅料匀在上面，在桌上这么一卷，一个香喷喷的“红糖麻糍筒”就成了——麻糍的软糯，芝麻的油香，加上红糖的绵甜，好吃得不得了。噢，谁哭了？原来是堂妹丫丫吃得太急，咬着舌头了！

做好的麻糍一般自然冷却变硬后，再堆放到瓦缸里，倒上清水浸泡起来，以防开裂、变味，要经常换水，可以一直存放到来年夏天。

麻糍的吃法很多，煎、炒、烤、炸、煮、蒸均可，各有特色，但要论最经典，又拿得上桌面的，还是故乡的名小吃“炒麻糍”：平底锅热油，麻糍切成小块，涂上蛋液，煎至两面微微焦黄，加入肉丁、豆腐干、包菜或豆芽等配菜混炒，料酒、酱油、味精边炒边浇，三炒四颠之后，撒上一把灵魂蒜苗或葱花，即可出锅。炒麻糍鲜香软糯，顺滑爽口，色香味俱佳，令人百吃不厌，回味无穷。可以说，在劳动或收工之余，没有什么比一碗金灿灿、香喷喷且油水十足的炒麻糍，配上几盅老酒，更能安抚人心和肠胃了。

手去掬一掬锤头，或翻起米团，往臼底上洒点水，防止糯米粘在锤头和石臼上。抡锤的固需力气和准头，揉团的更需眼明手快，除了翻揉及时到位，还需时刻提防着米团蹦出臼外，或石锤意外砸落下来。

将捣好的糯米团抬放到了一层米粉的案板上，女人们便趁热在米团上再撒一遍米粉，接着用擀面杖迅速将米团压扁，擀伸成方形的约半厘米厚的面饼，大小往往可以铺满整个案板。按大约16开书本的宽度，切成十数条长长的麻糍条，每两条叠放一起，再按差不多的宽度横向切成十几段，于是



□李黄英

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看书，乡村的书不多，很快我就把亲戚朋友家的书借来看了个遍。正在为无书可读发愁的时候，家里木墙上贴着的旧报纸引起了我的兴趣。

那时，我已读小学四年级。一张张发黄的报纸，描绘着外面世界的精彩，如磁石般吸引着我。家里贴的报纸看完了，我就跑去邻居、亲戚家接着看。报纸这位“不速之客”，就这样闯进了我这个乡村孩子的世界。一张张旧报纸，渐渐在我心里投下了一个关于文字的梦想。

十二岁那年，父亲从民办教师转正班毕业，成为镇中学的一名教师，我们跟着他搬进了教师宿舍。为了节省开支，父亲常常把旧报纸带回家引蜂窝煤。那天，已到晚饭时间，父亲还未回家，我决定帮忙生火。铁皮炉子旁放着的那叠报纸，勾起了我贴在墙上看旧报纸的记忆，我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，拿起一份就津津有味地读起来，完全忘了生火这件事……

父亲回来时，我正坐在蜂窝煤旁的小板凳上，认真看着报纸。见我如此痴迷，第二天，他便将办公室闲置的旧报纸全部搜罗回家，堆放在我的书桌旁。

初中三年，学习之余，翻看旧报纸就成了我难得的放松时刻。那些报纸，为我营造了一个温暖、宁静的世界，置身其中的我，忘记了一切烦恼。

“报纸和阳光一样，它们共同的使命就是给人类带来光明。”从我贴在墙上读发黄的报纸起，到我在的文章出现在报纸上，中间隔了二十年的光阴。那一张张报纸，陪我度过了宝贵的童年和青年时光，在我心中种下了一个关于文学的梦想，让我在被生活琐事和繁重的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时，也依然有向着文学之路迈进的勇气。